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直學士兼學士高崇勳等上言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千八百戶食曹封陟伯賜紫當發官司馬光奉勅編集

陳紀五起方默執徐盡開達數并凡三年

高宗宣皇帝上之下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太建四年春正月丙午以尚書僕射徐陵為左僕射尚書置二僕射分為左右中書監王勣為右僕射勣

敗己已齊主祀南郊五代志後齊制園丘方澤並三年一祭謂之禘祀其南北郊則歲一祀皆以正月

輪二百七十步營壘廣一丈深八尺四面各一門又為燎壇於中壇之外四面各通一門又為大營於外壇之外廣

禮用四圭有邸幣各如方色其上帝及配帝各用駢牲牲一庚午上享太廟辛未齊主贈琅邪王儼

為楚恭哀帝以慰太后心儼死見上又以儼妃李氏為楚帝后二月癸酉周遣大將軍昌城公深聘於

突厥勿厥九司賓李除小賓部賀遂禮聘於齊其後周倣成周之制以建官司賓蓋周官大行人之職小賓部

上深護之子也己卯齊以衛菩薩為太尉其薄胡翻薩桑割杜佑曰後周秋官之屬有小賓部下大夫

書高元海為尚書左僕射自元魏置諸道行臺各置令僕尚書等官齊神武破爾朱乙酉封皇子叔卿

為建安王庚寅齊以尚書左僕射唐邕為尚書令侍中祖珽為左僕射珽初胡太后既幽於北宮見事

上卷珽欲以陸令萱為太后為令萱言魏保太后故事保太后事見百二十卷宋帝且謂人曰陸雖婦人

然實雄傑自女媧以來未之有也司馬貞曰女媧亦風姓有神聖之德代安義立號曰女希氏蓋安義之

今萱亦謂珽為國師國寶由是得僕射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摠

屬相府太祖祖皆受晉公護勳分祖祖十二軍事見百六十二卷梁簡文帝大寶元年敬帝太平元年周太

武成元年護猶摠軍旅次年護弒祖祖立高祖改元護勳分治是年也世祖天嘉元年護歸政於周世宗是

陳紀高宗宣皇帝

衛盛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孟翻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護問稍伯

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後周稍伯蓋周官稍人之職周官稍人主為縣師令都鄙正甸之政距王

稍伯稍大夫皆下大夫又有小稍伯稍正上士中士季才對曰荷恩深厚敢不盡言頃上有變反隋志

庚季才明於天文故漢問之稍伯稍正上士中士三公之位也西近文昌二星謂之上台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順之壽曲禮百年曰期願壽

也受旦爽之美周公旦子孫常為藩屏不然非復所知復扶護沈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辭未獲

免耳沈持林翻沈吟者深味其言公既為王官可依朝例朝直還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疎之衛公直帝

之母弟也深昵於護及沌口之敗沌口敗事見上卷臨海王光坐免官由是怨護勸帝誅之莫得其位帝

乃密與直及右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內史下大夫太太原王軌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謀之周官宮伯掌王

職事內史掌詔王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命諸侯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後周

蓋髣髴其意以置官至隋諱忠生以中書為內史其位任尤重左右侍亦倣周官侍御以置官而納其名

五代志周置左右宮伯掌侍衛之禁各更直於內小宮伯戴之臨朝則在前侍之先行則夾路車左右中

侍掌御寢之禁左右侍陪中侍之後左右前侍掌御寢南門之左右左右後侍掌寢北門之左右杜佑曰

史制官伯中大夫屬天官內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子也安化公書爵以別護子帝每於禁中

見護常行家人禮弟以兄太后賜護坐帝立侍於旁丙辰護自同州還長安帝御文安殿見之因引護入含

仁殿謁太后且謂之曰太后春秋高頗好飲酒好呼雖屢諫未蒙垂納兄今入朝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

誥授之周成王作酒誥成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如帝所戒讀酒誥未畢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記天子指

珽亦勇也珽之言挺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二尺好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護陪於地北翻帝令宦

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不能傷衛公直匿於戶內躍出斬之時神舉等皆在外更無知者史言周

帝召宮伯長孫覽等告以護已誅長知令收護子柱國譚公會大將軍官公至譚名古崇業公靜正平公

乾嘉崇業正平皆郡公按隋書帝紀隨州有崇業郡及其弟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勿翻并柱國北地

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疾姓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表傑護都督中外故置中外府膳部

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覽雅之孫也長孫雅著功名於初護既殺趙貴等護殺貴等事見百六十侯

龍恩爲護所親其從弟開府儀同三司植謂龍恩曰從才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所誅戮以

自立威權豈唯社稷有累邪之危恐吾宗亦緣此而敗兄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從植又承間言於護

曰問古植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我誓以身報國卿豈謂吾

有佗志邪耶邪音又聞其先與龍恩言陰忌之植以憂卒卒子及護敗龍恩兄弟皆死高祖以植爲忠特免

其子孫大司馬兼小冢宰雍州牧齊公憲素爲護所親任任雍州賞罰之際皆得參預權勢頗盛護欲有所

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不可不讀憲憲主相嫌隙亮相每曲而暢之帝亦察其心及護死召憲入憲免

冠拜謝帝慰勉之使詣護第收兵符及諸文籍衛公直素忌憲固請誅之帝不許護世子訓爲蒲州刺史

是夜帝遣柱國越公盛乘傳徵訓至同州賜死自蒲州西南至長安二百二十五里傳張總翻昌城公深使突厥

未還使疏遣開府儀同三司宇文德賚璽書就殺之護長史代郡叱羅協叱羅協復姓魏收官氏志拓拔

州重斯司錄引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丁巳大赦改元改元建德以宇文孝伯爲車騎大將軍騎奇與王

軌並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孝伯與帝同日生太祖愛之養於第中幼與帝同學及即位欲引致左右託言

欲與孝伯講習舊經故護弗之疑也以爲右侍上士出入卧内預聞機務孝伯爲人沈正忠諒沈持朝政

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使帝聞之朝直遙帝閱護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謀者皆坐誅唯得庾季才書兩

紙盛言緯候災祥緯謂七緯日月五星之行失行則爲災候宜返政歸權帝賜季才粟三百石帛二百段

遷太中大夫癸亥以尉遲迴爲太師尉遲柱國竇熾爲太傅李穆爲太保齊公憲爲大冢宰衛公直爲大

司徒陸通爲大司馬柱國辛威爲大司寇趙公招爲大司空後周之制三公時帝始親覽朝政頗事威刑

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辛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後周諸王有侍讀之

操持大綱致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灋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

爲人所制乎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詩大雅一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臣欲

死於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

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復扶又翻衛公直性淳詭貪狠狠恨意望大冢宰既不得

殊快快更請為大司馬欲據兵權帝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為大司徒後

三年衛公直作亂張本快於夏四月周遣工部成公建小禮部辛彥之聘於齊杜佑通典周制工部中

屬春官中大夫五命庚寅周追尊略陽公為孝閔皇帝廢略陽公事見百六十癸巳周立皇子魯公

贊為太子倫翻大赦五月癸卯王勣卒勣音邁卒齊尚書右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

律光惡之遜他暴翻朝直遙見輒罵曰多事乞索小人乞索求取也小人求取無欲行何計又嘗謂諸將

曰兵馬處分趙令恒與吾輩參論趙令謂趙彥深為尚書令以其官稱之也盲人掌機密以來祖珽病盲

王光始上卷臨海全不與吾輩語正恐誤國家事耳光嘗在朝堂垂簾坐朝直遙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

曰小人乃敢爾爾猶言如此也後珽在內省齊蓋以門下言聲高慢光適過聞之又怒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

從才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亮相息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王賜提婆

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敵吏翻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

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間古光弟羨為都督幽州刺史行臺尚書令亦善治兵治直

馬精彊郭侯嚴整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可從刊入光長子武都為開府儀同三司梁究二州刺史長知

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好呼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

或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語省而行兵倣其父金之灋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

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撻背撻側未嘗妄殺眾皆爭為之死偽為于自結髮從軍未嘗敗

北深為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高徽字文泰兵爭泰使韋孝寬守玉壁徽盡力攻之不克而歸密

為謹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掌翻又曰高山不推自崩雷翻樹木不扶自舉令謀人傳之於鄰謀

協鄰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謂多口為饒舌使其妻兄鄭

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

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

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

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

古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斛律光字明月美字豐樂為皇后男尚公主語言甚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為不可事遂寢瑛又見帝請問問古見語唯何

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即欲施行長鸞以為無此理疑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

决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猶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散兵光

引兵逼帝城將行不軌事不果而止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令力丁翻事見上家藏弩甲僅奴千數每遣使

往豐樂武都所使吏吏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遂信之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靈我前疑其

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瑛告之欲召光恐其不從命瑛請遣使賜以駿馬語云使賂

後撲之不仆撲兩顧曰桃枝常為如此事齊人文宣以來每殺諸王大臣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以

弓弦貫其頸拉而殺之拉音古果翻血流於地刻之迹終不滅刻初限於是下詔稱其欲反并殺其子開府

儀同三司世雄儀同三司恒伽齊制開府儀同三司從一品儀同祖瑛使二千石郎邢信簿錄光家齊

二千石郎掌儀瑛於都省問所得物都省即尚書都省五代志後齊制錄祖信曰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

七賜稍二明非私藏兵瑛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即杖之一百

東木堅而密瑛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宜為雪為子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

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齊主遣使就州斬斛律武都又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斛律羨仍以洛州行臺

僕射中山獨孤求業代羨與大將軍鮮于桃枝發定州騎卒續進騎奇伏恩等至幽州門者白使人衷甲

使疏走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敕使謂使者奉敕而來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初羨常以

盛滿為懼表解所職不許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為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伏

護世達世遷世辨世首皆死舊慈周主聞光死為之大赦幸其死也祖瑛與侍中高元海共執齊政元海

妻陸令萱之甥也元海數以令萱密語告瑛數所瑛求為領軍齊主許之元海密言於帝曰孝徵漢人瑛祖

陳紀 高宗宣皇帝

字孝兩目又盲豈可為領軍因言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孝珩文襄之子齊主所忌也珩戶夷翻由是中止珽求見自辨賢

且言臣與元海素嫌必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以實告之見人輒自羞而顏有忤恨者為弱顏今人猶有是言珽因言元海與

司農卿尹子華等結為朋黨又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營令營怒出元海為鄭州刺史地志太平初置鄭州治長社城武

定七年改鄭州治頓陰城周城齊子華等皆被黜被皮珽自是專主機衡尚書職掌機密任居銓衡摠知騎兵外兵事

後齊制尚書即有中兵外兵各分左右左右外兵掌河南及潼關巴東諸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帝常令中要

州右外兵掌河北及潼關巴西諸州丁帳及發召征兵等事騎寄翻寄翻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帝常令中要

人扶持出入中要人官官直至永巷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秋七月遣使如周使疏

同下八月庚午齊廢皇后斛律氏為庶人斛律氏死以任城王湝為右丞相湝戶甘翻馮翊王潤為太

尉蘭陵王長恭為大司馬廣寧王孝珩為大將軍安德王延宗為大司徒齊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息相

辛未周使司城中大夫杜杲來聘宋以武公名改司空為司城侯國之卿也後周倣成周上謂之曰

若欲合從圖齊從子宜以樊鄧見與對曰合從圖齊豈弊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於齊先索漢南山

使臣不敢聞命使疏初齊胡太后自愧失德胡太后失德久矣事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兄長仁之

女置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納為昭儀元魏以來昭儀次於皇后位視大司馬及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

胡昭儀力不能遂乃旦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令萱亦以胡昭儀寵幸方隆不得已與祖珽白帝立

之戊子立皇后胡氏已丑齊以北平王仁堅為尚書令特進許李良為左僕射彭城王寶德為右僕射

癸巳齊主如晉陽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辛亥大赦冬十月庚午周詔江陵所虜充官口者悉

免為民梁元帝承聖三年江陵破辛未周遣小匠師楊駒等來聘匠師下大夫屬冬官四命又有周小

三命音協周綏德公陸通卒綏德縣公也西魏於緄州乙酉上享太廟五代志陳立七廟一歲五祠春

始祖以三牲首齊陸令萱欲立穆昭儀為皇后私謂齊主曰豈有男為皇太子而身為婢妾者胡后有

餘惟骨體而已齊陸令萱欲立穆昭儀為皇后私謂齊主曰豈有男為皇太子而身為婢妾者胡后有

寵於帝不可離間間古令萱乃使人行厭蠱之術厭一旬朔之間胡后精神恍惚恍惚音忽言笑無恒帝

漸畏而惡之惡戶登翻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昭儀衣於既翻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非

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帝曰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令營乃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

作帝納其言甲午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十一月庚戌周主行如菴橋菴橋在長安東以符姚諸羌而得名

集長安以東諸軍都督以上頒賜有差乙卯還宮以趙公招為大司馬壬申周主如斜谷斜音耶又似雙

集長安以西都督以上頒賜有差丙戌還宮庚寅周主遊道會苑以上善殿壯麗焚之十二月辛

巳周主祀南郊五代志曰後周憲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儀禮南郊為方壇於國南五里其崇一丈二尺其廣四丈其遺方百二十步內遺半之祭以正月上辛以始祖獻後莫那配所感帝靈威

齊胡后之立非陸令萱意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

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語大半太后行多非澤不可以訓孟翻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剃其髮

送還家翻他辛丑廢胡后為庶人然齊主猶思之每致物以通意自是令萱與其子侍中穆提婆勢傾內

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斂力賺翻每一賜與動傾府藏藏祖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

邕之徒皆重足屏氣屏必耶翻殺生子奪唯意所欲乙巳周以柱國田弘為大司空乙卯周主享太

廟五代志後周思復古之道右宗廟而左社稷置太祖之廟并高祖已下二昭二穆凡五親盡則遷其有德者謂之桃廟亦不毀是歲突厥木杆可汗卒復捨其子大

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圖為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得但可汗之子為步離可

汗居西面厥九勿翻梁世祖承聖二年突厥土門可汗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斗稱為木杆可汗爾

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繒慈陵翻突厥在長安者衣錦食肉常以千數衣於齊人亦畏其為寇爭

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於貧在南兩兒謂爾伏步離二人阿史那后無

寵於周主考異曰周書曰后有姿兒善容止周帝甚敬焉案房方齡唐高祖神武公實殺尚襄陽公主

神武郡公拓跋魏實錄云武帝納突厥女而無寵太穆皇后勸帝強撫慰之今從之神武公實殺尚襄陽公主

置神武郡於尖山生女尚幼密言於帝曰今齊陳鼎峙齊陳及周突厥方彊願舅抑情慰撫以生民為念

帝深納之此女後適李淵是為唐高祖實皇后

五年春正月癸酉以吏部尚書沈君理為右僕射戊寅齊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錄尚書事摠知外

兵及內省機密與侍中城陽王穆提婆領軍大將軍昌黎王韓長鸞共處衡軸處昌呂翻車輓曰為持輪者曰軸車非二者不行故

陳紀 高宗宣皇帝

台通鑑 卷一百二十一

日

以爲號曰三貴蠹國害民日月滋甚滋益長鸞弟萬歲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三司萬歲仍兼侍中

寶行寶信皆尚公主每羣臣旦參參朝帝常先引長鸞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有急奏事

皆附長鸞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事諧訴常帶刀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瞋目

真有嗽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每罵云漢狗大不可耐唯須殺之呵虎何翻叱昌庚辰

齊遣崔象來聘辛巳上幸南郊甲午享太廟二月辛丑祀明堂乙巳齊立右皇后穆氏爲皇后穆后

母名輕霄本穆氏之婢也而有黥字北史輕霄本穆子倫婢轉入宋欽道家欽道之婦后既以陸令萱爲

母穆提婆爲外家號令萱曰太姬太姬者齊皇后母號也視一品班在長公主上長和由是不復問輕霄

又翻輕霄自療面欲求見后太姬使禁掌之竟不得見齊主頗好文學好呼丙午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

文學之士以充之謂之待詔以中書侍郎博陵李德林黃門侍郎琅邪顏之推同判館事又命其撰修文

殿御覽齊大統中毀東宮起甲寅周太子贊巡省西土省悉乙卯齊以北平王堅錄尚書事按上年

齊以北平王仁堅錄齊文等殿撰士免翻丁巳齊主如晉陽壬戌周遣司會姜莫陳凱等聘於齊周官司會備家臣

尚書事此恐逸仁字計官之長若今尚書後周司會庚辰齊主還鄴三月己卯周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以獻因巡省而

屬天官中大夫也會工外翻周主詔曰在德不在瑞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具明徹決策請行梁武帝置八鎮將軍

左右前後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帥所衆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梁置四

止施在內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類翻衆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中將軍

與八鎮將軍同擬官品第二然四中班四征之征之下上鎮班四入故以量位爲重尚書左僕射徐陵獨曰具明徹家在淮左具明徹悉彼風俗將

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翻下同都官尚書河東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

副也壬午分命衆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將即亮翻統衆十萬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黃

漢氍出歷陽氍巨夏四月己亥周主享太廟癸卯前巴州刺史魯廣達與齊師戰于大峴破之梁置

於巴陵此大峴在石肥之南歷陽之北現戶典翻戊申齊以蘭陵王長恭爲太保南陽王綽爲大司馬安德王延宗爲太尉武

與王普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王趙彥深爲司空齊人於秦郡置秦州州前江浦通涂水今真州

地塗讀齊人以大木爲柵於水中辛亥吳明徹遣豫章內史程文季將驍勇拔其柵克之將即亮翻又音

文季靈洗之子也梁陳之間程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如字領也魏堅

更勝速省周師雖退齊師亦疲也北比至翻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復扶又翻北狄謂莫

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輯睦遐邇歸心天下皆屬庸清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陳書

帝紀云齊遣兵十萬救歷陽黃法範傳云步騎五萬援歷陽蕭摩訶庚申黃蠻襲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

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尉紘趙彥深私問計於秘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侏張遂至於此流舊首張

書詩張爲幻爾雅請作佛遂有此音按類篇侏音張流切其義華也弟往爲秦涇刺史齊置秦州於秦悉

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亮翻數千已下適足爲吳人之餌尉破

胡人品王之所知王叔稱之敗績之事匪朝伊夕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唐高祖遣李密徇山

以蒿箭射蒿中耳言不足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

將將兵屯於淮北將即且琳之於項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

人掣肘安子賤爲單父宰言曰是處我掣其肘耳必賤是以能爲單父後之言掣肘者本此掣昌列翻復

成速禍彌不可爲之言復扶又翻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于里恒口舌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

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文宗名彪以字行子恭之子也源子恭以幹用稱文宗子師爲左外兵郎中攝

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驚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零祭非真龍也阿

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遂不祭師出竊歎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見賢通翻強其兩翻春秋左氏

建巳之月春龍宿之體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星南方成鳥形北方

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五代志後齊以孟夏龍見而雲霧於鮮卑禿髮高氏生長於鮮卑自命爲鮮卑

于呂梁呂梁在彭城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守式又翻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關

羽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為公取之為于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翻戶江

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陳讀日未發摩訶遙擲銃銳銃銳類蘇典翻他與翻正

中其額應手而仆仲中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尉破胡走破胡敗在五月今

從齊書長孫洪略戰死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

勿輕鬪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騎奇還至彭城齊人即使之赴壽陽召募以拒陳師復以盧潛為楊

州道行臺尚書復扶又翻盧潛在壽陽與王琳不協甲子南譙太守徐陵克石梁城梁在江都郡末志石

齊置涇州於此五月己巳瓦梁城降以五代志攻之瓦梁城癸酉陽平郡降以地形志攻之梁置淮州治淮陰城

淮陰城今屬無為軍界徐陵之師蓋漸西向歷陽窘蹙乞降黃潛緩之則又拒守漢

縣怒帥卒急攻帥讀日率丙子克之盡殺戍卒進軍合肥望旗請降漢縣禁侵掠撫勞戍卒勞力與之盟

而縱之丁丑周以柱國侯莫陳瓊為大宗伯榮陽公司馬消難為大司寇難乃江陵摠管陸騰為大司

寇瓊崇之弟也侯莫陳崇入己卯齊北高唐郡降五代志同安郡宿松縣辛巳詔南豫州刺史黃潛

輒巨徙鎮歷陽晉氏南渡豫州刺史祖約自譙城退也壽春成和間亮治蕪湖成康間毛實治和

初桓冲戍姑孰宋末初分淮東為南豫州治歷陽蕪湖四年進壽春九年鎮歷陽十一年進馬頭寧東

為南豫州治宣城城蕭齊治姑孰梁武佳兵治無定所虞景之亂江淮之地皆歸高齊陳治宣城今復歷陽

鎮焉乙酉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外城五代志南齊郡新蔡縣舊曰新陽梁改新丙戌廬陵內史任忠

軍于東關克其東西二城東關東西二城吳諸進克蕪城五代志盧江郡襄安縣梁戊子又克譙郡城此

形志合州之南譙郡秦州城降至是三月十八日州城始降癸巳瓜步胡瑩二城降二城皆在六合縣帝以

秦郡吳明徹之鄉里詔具太牢令拜祠上蒙掌翻文武羽儀甚盛鄉人榮之齊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

體陳素和士開用事始一百六十九卷世及祖珽執政頗收舉才望內外稱美珽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

物汰音官號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閣暨及羣小輩為致治之方也又音樹治直之翻陸令萱穆提

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麗姓伯律名姓苑有麗姓後齊制中書省有舍人主書各十人勅戶縣翻又戶得翻

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并坐及令營猶恐齊主弱於近習欲翻欲引后黨為援乃請以胡

后兄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元魏置梁州於大梁城欲以為御史中丞令營聞而懷怒百

方排毀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出者自內省出就朝列金紫光祿大夫本晉之左右光祿大夫祿大夫從二品中領軍第三品君瑜既解中領軍有品秩而無職事君璧還鎮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

釋王子冲不問珽日以益踈諸宦者更共譖之帝以問陸令萱令萱憫默不對憫默憂而不對三問乃下牀

拜曰老婢應死言其罪老婢始聞和士開言孝徵多才博學意謂善人故舉之比來觀之此大是姦臣

人寔難知老婢應死帝令韓長鸞檢案檢察也搜也校也舉也長鸞素惡珽惡鳥得其詐出勅受賜等十餘

事帝以嘗與之重誓故不殺解珽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五代志琅邪郡舊置北徐州珽求見帝長鸞不許遣人

推出柏閣見賢通翻推吐雷翻珽坐不肯行長鸞令章曳而出癸巳齊以領軍穆提婆為尚書左僕射侍中中書監

段孝言為右僕射孝言韶之弟也段韶歷事高氏五世著忠孝戰功為多初祖珽執政引孝言為助除吏部尚書孝言凡所

進擢非賄則舊求仕者或於廣會膝行跪伏公自陳請孝言顏色揚揚以為已任隨事酬許將作丞崔成

忽於眾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應唯厲色遣下而已既而與韓長鸞共

構祖珽逐而代之齊蘭陵武王長恭貌美而勇以邳山之捷威名大盛考異曰比齊書長恭與周戰於邳山後主謂曰入陳太深失

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案邳山之戰在河清三年後主時年九歲尚未即位何得有此問且稱家事何足致忌今不取武士歌之為蘭陵王入

陳曲杜佑曰比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貌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齊王忌之及代段韶督諸軍攻定陽頗務聚斂邳山之捷見一百六十九卷世祖天嘉五年攻

諸軍攻定陽頗務聚斂定陽見上卷太建三年陳讀曰陣致力驢翻其所親尉相願尉紆問之曰王受

朝寄何得如此朝直長恭未應相願曰豈非以邳山之捷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即當

用此為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乎長恭涕泣前膝問計俯身而問膝前相願曰王前既有功今復告捷復

又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屬之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為將復扶又翻復告捷扶

又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屬之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為將復扶又翻復告捷扶

又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屬之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為將復扶又翻復告捷扶

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瘥齊主遣使酖殺之療力弗翻 六月郢州刺史李綜克瀘口城水經

水逕魯山南左得湖口水又東合瀘口水水上承沔水 乙巳任忠克合州外城按地形志及五代志皆注

於安陸縣而東逕瀘陽縣北東南注于江瀘書涉翻 合州治合州外城注江

黃法範今任忠又克庚戌淮陽沐陽郡皆奔城走五代志梁置淮陽郡於下邳郡之淮陽縣又置潼陽

合州外城何也當攻 壬子周皇孫衍生齊主遊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史言齊主活刑以高阿那肱為司徒 癸丑程文

李攻齊涇州拔之按齊涇州治石梁是年四月徐縷已克石梁城 乙卯宣毅司馬湛陀克新蔡城梁置鎮兵四郡宣惠宣毅四將

司馬湛陀名後漢有大司農湛重五代志盧江郡界水縣弋陽郡定城縣城縣 丙辰齊使開府儀

皆有梁所置新蔡郡又固始縣有後齊所置新蔡郡未知孰是湛徒城翻陀徒何翻 同三司王紘聘於周 癸亥黃灤克合州合此觀之則前請降者 吳明徹進攻仁州治赤次城蓋在仁

陽縣 甲子克之 治明堂五代志陳制明堂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安六 秋七月戊辰齊遣尚書左丞

陸驁將兵二萬救齊昌出自巴斬即亮翻斬音機又音祁 遇西陽太守汝南周昞昞枯迴翻又古惠翻

昞留羸弱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破之羸倫為翻帥讀 已巳征北大將軍吳明徹軍

至峽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奔城走峽口峽石口也夾岸築兩城以扼淮流 周昞克巴州後齊置巴

北絳城及穀陽士民並殺其戍主以城降志彭城郡穀陽縣後齊置穀陽郡 齊巴陵王王琳與楊州刺

史王貴顯保壽陽外郭吳明徹以琳初入衆心未固丙戌乘夜攻之城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二城

壽陽城中相國城劉裕伐長安所築故名金城 八月乙未山陽城降五代志江都郡山 壬寅盱眙城降盱眙

壽陽城中城也自晉以來率謂中城為金城 子子戎昭將軍徐敬辯克海安城陳制戎昭將軍舊置山陽郡

郡盱眙音吁怡 子陽平城降五代志江都郡安 壬申高陽太守沈善慶克馬頭城五代志鍾離郡塗山縣古

青州今胸山縣 戊午平固族敬泰等克晉州平固縣沈約志蜀南康郡吳立曰平陽晉武太康 九月甲

降五代志永安郡黃岡 丙子左衛將軍樊毅克廣陵楚子城益廣陵非江都之廣陵按魏志和中蠻帥田

陽縣治楚城即楚子城也水經淮水先過城陽縣而後過新息縣則知廣陵城與楚子城相近 壬午 周太子贊納妃楊氏妃大將軍隨公堅之女也而築周張本 太子好昵近小人好昵到翻昵尼 左宮正

宇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四海所屬屬之而德聲未聞臣忝官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少詩志業

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賢猶望日就月將就從也將行也從事於學將以行之如或不然悔

無及矣帝歛容曰卿世載鯁直鯁古古翻毛晃曰鯁魚骨又骨不下咽世謂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

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帝曰正人豈復過卿復扶於是以尉遲遲遲為右宮正遲遲之子也

尉遲帝嘗問萬年縣丞南陽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帝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皆稱太子

聰明睿智唯運所言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霸豈豈貂輔之則亂亂

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官官以輔之仍擢運為京兆丞由赤縣丞太子聞之意甚不

悅癸未沈君理卒卒子壬辰晦前都陽內史魯天念克黃城地志黃城下蔡郡有黃城縣按東魏

下蔡在淮北而黃城在壽陽西水經注柴水東逕黃城西故弋甲午郭默城降晉氏不競劉石強盛郭默

陽縣也城內一城西即黃城也柴水東北入于淮謂之淮口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為侍讀帝甚

有其名已亥以特進領國子祭酒周引正為尚書右僕射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為侍讀帝甚

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韓長鸞等惡之惡烏洪珍薦雕為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奏度支事

度徒洛翻後齊六尚書度支其一也統度支倉部大為帝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

左戶右戶金部庫部六曹凡度支事雕以奏聞帝亦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漬為己任意氣甚高貴倖皆側目尚書左丞封孝琰隆之之弟子起兵佐命之

臣與侍中崔季舒皆為祖珽所厚孝琰嘗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為恨會齊主

將如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為壽陽被圍被皮大軍出拒之信使往還使疏須稟節度且道路小人或相

驚恐以為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恐人情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從才時貴臣趙彥深

唐邕段孝言等意有異同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遽言於帝曰諸漢官連名摠署聲云諫幸并州其實未必

不反宜加誅戮辛丑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季舒雕孝琰及散騎常侍劉逖黃門侍郎裴澤郭

遵於殿庭家屬皆徙北邊婦女配吳官幼男下蠶室下戶沒入貨產癸卯遂如晉陽 吳明徹攻壽陽堰

肥水以灌城按水經注肥水過壽陽城而入淮然引流入城中多病腫洩死者什六七齊行臺右僕

射琅邪皮景和等救壽陽琅邪之下以尉破胡新敗怯懦不敢前也於淮口淮口蓋即穎口景和之師自

口使疏吏然始度淮此始度淮也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將即亮曰

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乙巳躬

擐甲胄擐音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及扶風王可朱渾道裕尚書左丞李駒駱送建

康可未渾勇二字姓駱景和北遁盡收其駝馬輜重重直琳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彊記內敏軍府佐

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識職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在鄴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

故麾下將卒多在明徹軍中見者皆歔歛不能仰視爭爲之請命將即亮駱被皮義駱歡音虛及致資給

明徹恐其爲變遣使追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使疏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

去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聞者莫不流涕齊穆提婆韓長鸞聞壽陽陷握槊不輟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北南

兵爭壽陽本蜀江南故云然齊主聞之頗以爲憂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

史言齊之君臣以樂惜憂龜茲音上慈唐人又讀爲屈佳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樂音何用愁爲左右嬖臣因共贊和之嬖卑義翻又匹翻帝即

大喜酣飲鼓舞酣戶仍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懼陳兵之來真丁未齊遣兵萬人至穎口穎水入淮之口樊毅擊

走之辛亥遣兵援蒼陵又破之地形志揚州淮南郡壽春縣故楚有蒼陵城水經注淮水東齊主以皮景

和全軍而還賞之除尚書令還從宣翻丙辰詔以壽陽復爲豫州復宋齊以黃城爲司州以明徹爲都督

豫合等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冊命謁者僕射秩千石於城南設

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甲明徹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榮之上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將即

屬之陵屬之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以黃灋灋爲征西大將軍合州刺史戊午湛陀克齊昌城十一月甲

戌淮陰城降五代志江都郡山陽縣有淮庚辰威虜將軍劉挑枝克朐山城陳制威虜將軍品第八秩六

齊之劉挑枝五代志東辛巳樊毅克濟陰城五代志鍾離郡化明縣故曰己丑魯廣達攻濟南徐州克之

濟當作齊書齊南徐以別京口之南徐以五代史攷之齊以廣達為北徐州刺史鎮其地考異曰陳書

之南徐州本置於下邳郡宿豫縣詳又註於考異之下蓋南人謂京口為南徐州故謂此為北徐州其實

皆北徐州案北齊書祖瑒傳瑒保北徐州城下舊琅邪郡宋泰始初琅邪沒魏莊帝永安二年置北徐州

於琅邪時齊以祖瑒為北徐州鎮琅邪魏收地志太和中立北徐州於宿豫蕭衍置北徐州於鍾離南

北兵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立州各書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為齊南徐州也

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按五代志齊置北徐州於琅邪與他鼎翻祖瑒命不閉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

城中寂然反者不測其故疑人走城空不設備瑒忽令鼓譟震天反者皆驚走既而復結陳向城復扶

陳讀曰陣瑒令錄事參軍王君植將兵拒之自乘馬臨陳左右射射食反者先聞其言謂其必不能出忽見之

大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瑒且戰且守十餘日反者竟散走詔懸王琳首於建康市故吏梁驃騎

倉曹參軍朱瑒梁制將軍府有功曹倉曹中兵外兵騎兵長流城致書徐陵求其首曰竊以典午將滅徐

廣為晉家遺老典司也午屬馬故謂司馬為典午徐廣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當塗高七十九卷晉

始元年梁故建寧公琳當離亂之辰摠方伯之任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志申包胥楚秦請救

吳而復楚終遘衰引之昔周靈王即位諸侯不朝衰引乃明鬼神事設射諸侯之不來者欲依至使身沒

九泉頭行千里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按魏元帝景元二年司馬昭弒高貴卿公併許田

橫之葬漢高帝葬田橫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魏高貴卿公其露三年司馬昭被壽春滄洲島

上獨有悲田之客橫事陵為之啓上為子十二月壬辰朔并熊曇朗等首皆還其親屬熊曇朗誅見一百

嘉元年瑒瘞琳於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聞道奔齊義故故舊以義結者別議迎葬尋有壽陽人

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其柩於鄴樞音齊贈琳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謚曰忠武王給輜輶車以葬之秦

漢以來天子葬用輜輶車輜音溫輶音涼癸巳周主集羣臣及沙門道士帝自升高坐辨三教先後坐但以儒為先道為次

釋為後乙未譙城降五代志譙郡山桑縣梁置乙巳立皇子叔明為宜都王叔獻為河東王壬

午任忠克霍州五代志霍州任音王詔徵安州刺史周良入朝按五代志西魏置安州於安陸梁陳無安

野其定字之誤初梁定州刺史田龍升以城降定州梁置治蒙龍城水經注舉水出龜頭山西北流逕詔

資台通盤

卷一百三十一

陳紀

高宗宣皇帝

帝紀

高宗宣皇帝

乃有仁及吳入朝龍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齊遣歷陽王景安將兵應之詔以吳為江北道大都督總衆軍以討龍升斬之景安退走盡復江北之地是歲突厥求昏於齊

六年春正月壬戌朔周齊公憲等七人進爵為王己巳周主章太廟乙亥耕藉田舊秦壬子上享太廟甲申廣陵金城降其金城至是始降降戶江翻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乙未齊主還鄴去月

齊藉田理在建卯於是改用齊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本高氏養子驍勇得邊鎮人心克勤齊主使嬖

臣斫骨光奔至州斫骨勇拔往髮甲光弁不禮於思好思好怒遂反云欲入除君側之惡進軍至陽曲志太原郡陽曲自號大丞相武衛將軍趙海在晉陽蒼猝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帝聞變使尚書令唐邕

等馳之晉陽也辛丑帝勒兵繼進未至思好軍敗投水死其麾下二千人劉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

降以至於盡先是有人告思好謀反降戶江翻韓長鸞女適思好子奏言是人誣告貴臣不殺無以息後

乃斬之思好既誅告者弟伏闕下求贈官長鸞不為通通鑑言齊嬖倖壅丁未齊主還鄴甲寅以唐邕為

錄尚書事乙卯周主如雲陽官丙辰周大赦庚申周叱奴太后有疾叱奴勇三月辛酉周主還長

安癸酉太后殂帝居倚廬陸德明曰廬倚東牆而為之故曰倚廬考異曰隋書張衡傳云武帝朝夕進

一溢米鄭玄曰二十兩為溢於粟米之法一溢音逸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命太子摠釐庶政也衛王直諧齊

王憲於帝曰憲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帝曰吾與齊王異生異母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髮袒括者肉

結社杜預曰汝當愧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特承慈愛但當自勉無論它人夏四月乙卯齊遣侍

中薛孤康買弔於周薛孤勇且會葬初齊世祖為胡后造珠裙袴翻下同所費不可勝計勝音為火所焚

至是齊主復為穆后營之復扶使商胡齊錦絲三萬與弔使偕往市珠史翻周人不與齊主竟自造之及

穆后愛衰其侍婢馮小憐大幸拜為淑妃與齊主坐則同席出則並馬誓同生死五月庚申周葬文宣

皇后於求園陵周主既行至陵所辛酉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苦廬

皇

后

皇

后